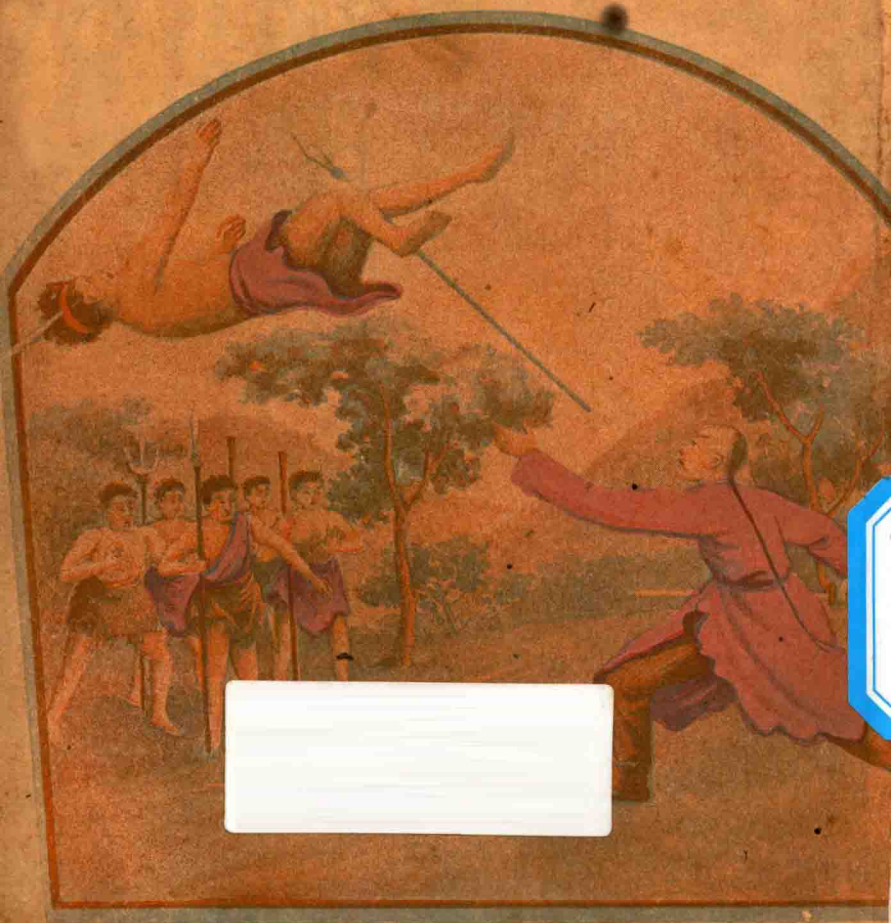


草莽奇人傳

顧明道著



上海南方書店印行

草莽奇人傳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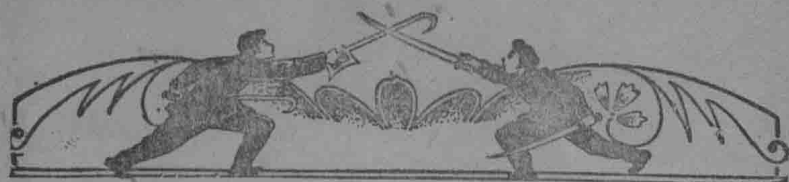
吳門 顧明道撰

吳江 范煙橋評

第二十一回

王家口暢飲齊心酒 大馬集高譚逆耳言

話說繼武正要從飯店裏走出來。李無功趕上前來。一把拉住了衣袖道。慢走。繼武認是要來打他。就立定了。緊握雙拳。怒睜圓眼道。好不識相。還要老子性起。討沒趣麼。無功道。我且問你。姓甚名誰。何方人氏。從那裏來。要到那裏去。繼武冷笑道。我有我的事。你有你的事。各不相關。你管我做甚。無功道。這裏王家口爲了拳匪餘孽。常要經過。見了形跡可疑的。都須盤問清楚的。繼武道。你說起拳匪。我倒肯告訴你了。我是慣打拳



匪的能手恐怕你們在前見了拳匪的影兒都怕。現在想打落水狗了。無功道。你既是反對拳匪的。和我們正是同志。請留一個名兒可好。繼武見他沒有惡意。便說了姓名。並說這回要到堂邑縣去找朋友。無功道。堂邑縣有一位英雄。綽號蓋常山的萬心雄。可是相識。繼武把他相了一相道。你怎麼知道他。他是我的好友。無功聽了。立刻拉他還進店堂裏去。這時堂倌已把酒席擺好。無功便把繼武納在上座。道險些兒交臂失之。他日江湖上說起今天的事。豈不教人笑話。繼武見他前倨後恭。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便問貴姓大名。無功也說了。繼武道。你和心雄有什麼交情。無功把打獵遇見心雄。助着他殺死紅姑娘的事。說個備細。繼武拱手道。原來也是我道中人。只不知何事留在這裏。無功又告知他與趙舒翹意見不合。想改投聶士成。到了天津。聶士成已爲國捐軀。心雄走得不知去向。



便到這裏來。有王姓鹽商相留。恰巧拳匪來索詐。便助着他們捕捉匪首張德成。村上的人都驚爲天人。把全鎮防守的事相委。今天爲了一件事。邀着村上有力氣的喝一杯齊心酒。不知道是朱兄來此。多多冒犯。繼武謙遜了一回。問何事要喝齊心酒。無功道。這裏王家口大多是販鹽爲業。前天有一個村人王二。載了一船的鹽出去。被前村大馬集上的人劫了去。聲言要一千兩銀子取贖。因此村上的人約齊了。商量一個對付方法。我担任了防守之責。不好不替村上的人出一點力。可是事情鬧大了。又是反害了村人受累。爲了這個緣故。頓教我左右爲難。朱兄經驗宏富。必有高見。請教請教。那時有一個老成些的說道。這大馬集本來有一個潑皮。綽號小時遷時鴻運。專一搶騙逼醮。重利盤剝。爲了他先前做過梁上君子。所以有此雅號。他也到過王家口來。却是陣上失風。空手而返。往常



只恨着這村上的人。却奈何我們不得。近來有幾個拳匪大師兄。漏網逃到大馬集。便和他勾結。居然收徒弟。派職司。成了個強盜局面。聽說他們有十幾枝快槍。兩三枝手槍。甚是厲害。我們倒要小心纔是。有一個年紀最輕的聽了。倏的立起來道。我們雖都是酒囊飯袋。也把拳匪打退過。連巨魁也給我們處死的。這些雞羣狗黨。怕些什麼。況日李爺膂力過人。一拳兩脚。就是夠打死了幾個。繼武道。我有一點愚見。供獻給諸位。我想凡事能化大爲小。最好萬一興師動衆。兩下冤仇愈結愈深。一時要收束也收束不住了。我想這回到這裏來。也算有緣。既是李兄在此。理當幫忙。我先和李兄到大馬集去。找時鴻運理論。倘然他理屈服輸。還了我們人船鹽貨。一笑而開。倘然他不允。我們把些厲害給他看。我們要是敵不過他們。再來調集人馬。向他問罪。此策喚做先禮後兵。衆人聽了齊聲道。好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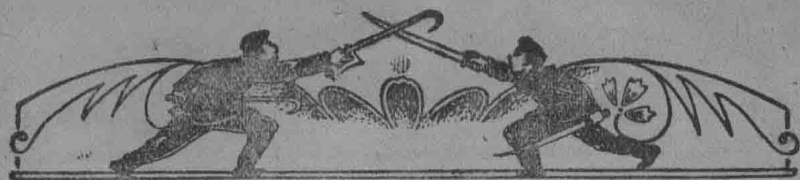
無功道。我本也想如此。只愁着單身前去。恐要受困。既然朱兄肯出力相助。自然沒有顧慮了。廻身過來。舉杯向大眾道。請大家敬朱爺一杯。謝他的義勇。大眾當真各舉起了一滿杯的酒。向繼武送來。繼武一一接了。喝乾。齊說朱爺好酒量。大家猜拳行令。鬧到旁晚方散。無功引着繼武到王家去。見了王鹽商。王鹽商也狠器重他。留在那裏殷勤款待。到了明天。無功帶了單刀。繼武帶了銅鎗鐵彈。雇了一隻船。向大馬集行去。兩地相距也有四十多里。船兒走了兩三個時辰方到。船兒停泊在荒僻地方相候。兩人走到市上去。見人煙寥落。也和王家口不相上下。瞥面遇見一個爛腿的乞丐。無功摸了十個大錢給他。問他姓時的住在那裏。乞丐道。你們何事問他。他現在大非昔比了。你們冒冒失失的前去。怕不要喫一頓傢伙。無功道。我們是來投奔他的。怎麼還喫傢伙呢。乞丐道。投奔他麼。那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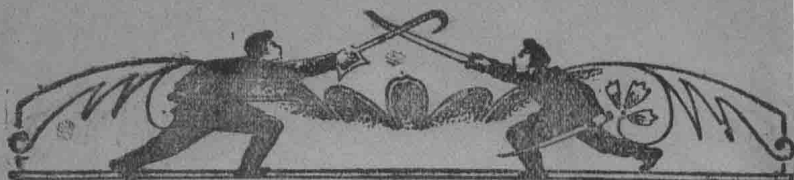
不要緊了。他那裏招兵買馬。積草囤糧。正在用人之際。你們年紀輕。有氣力。到那裏一定收留的。不像我殘廢了。要充當一個劈柴挑水的火夫。都不能呢。這裏去。向東轉彎。向北走過一叢竹林。一帶土牆裏面。最高大的房屋。就是了。兩人依話走去。果然有一家大戶。門前立着四五個大漢。挺腰凸肚。一臉子的凶勢。倒狠像什麼官署軍營。只少手裏一枝槍。想不到一個小儉。居然如此顯赫。兩人到了門口。無功搶上幾步。向一個胖漢點點頭道。請問時爺可在府上。胖漢橫了眼。把他睨了一個周遍。大聲道。有什麼事。無功道。我們從山東來的。聞得時爺在此招賢納士。所以特來投奔他。相煩通報一聲。胖漢又把兩人從頭至尾相了一相道。站着。便慢吞吞走向裏邊去。好一回。纔出來道。隨我來。兩人暗暗好笑。真所謂軟進硬出了。走過了廣場。穿過了兩進房屋。到了一間廳堂簷前。胖漢把手一指。



道。上面坐的就是時爺。兩人走上廳堂來。那胖漢轉身出去不提。這裏時鴻運尖頭削腦。濃眉凹眼。斜拴着身體。坐在一張獨座裏。大辣辣立都不立起來。無功繼武大踏步走上廳來。向鴻運微微彎了一彎腰道。足下可是小時遷時鴻運。那鴻運方纔聽胖漢進來說。有兩個山東人來投奔。以爲是窮極無聊的人。所以眼睛放在額角上。擺出頭領的架子來。也算是個下馬威。現在見兩人出言無狀。已是不快。又聽他提起小時遷三字。分明在那裏挖苦他。他如何不怒。便條的跳起來道。你們這兩個無賴。好不無禮。到了這裏。也有一個規矩。如何好胡說白道。繼武早把銅鎚握在手裏。無功也從背上拔下單刀來道。老實告訴你罷。我們是從王家口來的。向你討人船鹽貨。你若說半個不字。休怪單刀銅鎚不生氣。鴻運也從側裏武器架上。拔下一把三環大刀來。冷笑道。說得容易。一千兩銀



子可曾帶來無功把單刀劈來。繼武把銅鎚打去。一個說這裏五百兩。一個說這裏也有五百兩。鴻運急忙把大刀攔住道。且慢。大丈夫應當一個對一個。你們兩個打我一個。便不算好漢了。我也有弟兄們可以去喚來。七個八個打你們兩個。看你們喫得住麼。無功道。儘你喚去。不要說七個八個。就是七十個八十個。也不怕。鴻運道。好。他便走到庭柱邊。把繩一繫。不多時左右跳出四個人來。一個使着關斧。一個使着雙鎚。一個使着短戟。一個使着朴刀。惡狠狠地向兩人殺來。無功掉動單刀。繼武揮動銅鎚。分頭迎敵。一座廳堂。頓時鬧烘烘成了戲台。各自默默無聲。用心用力的要一個你死我活。使雙鎚的最是不濟。戰了二十多合。已不能再戰。又是怕死。急忙倒拖雙鎚。退下廳去。那個使朴刀的。不知怎樣沒有留神。一把朴刀呼的一聲。從他手裏飛了出去。直飛到庭心裏。撲的落下地來。倒把



退下的那個漢子喫了一嚇。使朴刀的自然也不敢逗留。退出戰團。只剩下使闊斧的和使短戟的。大頭汗出。勉強支撐着繼武的銅鎚。那鴻運正在用盡平生氣力。抵擋無功的單刀。眼見弟兄們兩對已退下了一雙。心上先自着慌。說也奇怪。大刀の柄兒。竟像是甘蔗做的。給無功一刀截做兩段。到底他不是呆漢。急急把左手的斷柄大刀。和右手的短棍。向地下一擲。拱手道。兩位壯士住手。我佩服了。情愿把人船鹽貨原璧奉還。無功把單刀收轉。那邊使闊斧的使短戟的和繼武也各把武器握定。退到庭心裏的那個漢子。拾起了朴刀。和使雙鎚的也走上廳來。鴻運道。兩位尊姓大名。請說了出來。便好稱呼。無功繼武先後說了。鴻運指着使闊斧的道。這位小李達。李長立。指着使雙鎚的道。這位粉面夜叉牛鋼。指着使朴刀的道。這位金眼蛟常逢樂。指着使短戟的道。這位賽呂布樂光。當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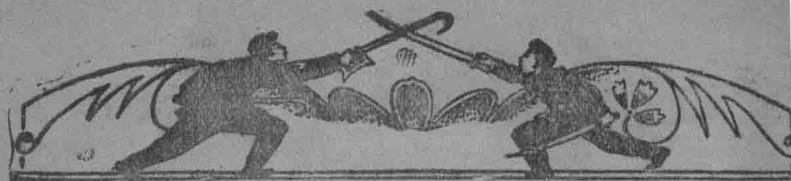
各人都向兩人施禮。無功道：「既然你們都服輸了，快把王二放出來，給還船隻貨物。我們也要回王家口去了。」鴻運道：「兩位到此，也得喝一杯去無功道。這倒不消。」鴻運一面喚人把王二從後面土坑裏放出來，給還船隻貨物，讓他回去。一面分付端酒菜出來，推兩人上坐。遞酒相敬。酒過數巡，鴻運道：「目下時勢日非，看那滿洲人已當不下這家了。我們想聚集了天下豪傑，推翻清室，光復漢土。不知兩位可肯相助？」繼武道：「我聽見人說，你們收留了拳匪餘黨，只在打家劫舍上用功夫。如何倒有此大志？這革命的事，非同小可。清室雖是不濟，那忠於清室的人還是不少。萬一事機不密，洩漏出去，他們用大兵來剿滅，這可受不了啦。」繼光道：「李兄有所不知，我們當時原想利用義和團，扶清滅洋。後來見團民毫無紀律，已心知不妙。因此便有一部分早早脫離，別尋棲託。現有一羣弟兄在徐州芒碭山。」



聚集做一個總匯之所。其餘的向各地去暗中活動。這裏也是和芒碭山通聲氣的。我們奉了山上的命令。來此收留亡命英雄。將來勢力雄厚。四下同時起義。就可以成燎原之勢了。無功道。你們不說明白。我們那裏得知。不過在初起的時候。第一要籠絡民心。我喜直言。像你們把王二綁住了。索千兩取贖。大家就把你們看輕了。鴻運道。這事也有一個原因。我們部下人數一天多一天。單就糧食一項。已煞費張羅。知道王家口販鹽的。甚是得利。殺狗給獾獾看。好教村上的人知道我們厲害。多少也來接濟些。無功道。天下有錢的正多着。那些貪官污吏。土豪劣紳。那一個不是家擁巨資。我們應該向這些人要去。那行商坐賈。都是將本求利。不能去欺侮他的。這們方能得到民心向附。遠的說那太平軍。近的就說義和團。都因着不得民心。所以結果歸於失敗。從來說天時地利人和。依我看來人



和第一。地利第二。天時第三呢。鴻運道。李兄說的話真是一篇大道理。我們茅塞頓開。想我們的宗旨。兩位必引爲同調的。可肯常常賜教。好教這驚天動地的大事業。可以成功。繼武道。我本有此心。所以到關外去。想先厚聚財貨。將來做事便當些。須知道現在的世界。非錢不行。有了錢。鬼也可以使他推磨。這是老話啊。不過我還有一個意見。這義和團時間雖短。面積雖小。已鬧得天怒人怨。中間自然不乏有志之士。可是那些罪魁禍首。我們非一一殲除不可。一來可以表明我們的旨趣。完全不是扶清滅洋。二來可以消滅邪黨。免得他做害羣之馬。三來先爲民除害。方能得人心依附。聽說那曹福田自從天津敗走以後。還在靜海一帶潛伏。這人甚有心計。難保他不死灰復燃。我有一個約。倘然你們能夠把他殺死。我們方深信不疑。和你們連結。我到關外去約同同志。一起入關。共謀大舉。樂



光舉起左手道。容易容易。這曹福田燒成了灰。我都認得。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。只消給我一個帮手。就足夠對付了。常逢樂道。我去我去。鴻運拍手道。有兩位同去。一定馬到成功了。無功道。我在王家口辦團練。狠可以借此遮人耳目。所以我只和你們暗送秋波。等有了眉目。便可以率領全班人馬。前後聯合。鴻運道。妙極妙極。當下各自開懷暢飲。到了已牌時分。兩人告辭而出。鴻運等送到停船地方。方始還去。兩人原船還到王家口。自有人通知王二。那王二急忙走來叩謝。並說大馬集已聚集了二三百人。專一向鄰近索詐。和我同綁在土坑裏的。還有兩人。一個要三千兩銀子取贖。一個要四千兩取贖。各自寫了信去。還沒有回音。恐怕要撕票呢。繼武道。他們的行徑實在不合。所以我們只可貌合神離。不可盡信他們的冠冕話啊。無功道。朱兄說得甚是。我還要防他們來報復咧。繼武道。這

個可以放心。諒他們烏合之衆。怎及這裏久練之軍呢。無功道。朱兄可肯助我一臂。在此住幾個月。把村上幾個能造就的悉心教練。將來或有用處。繼武道。我要打聽心雄的下落。此人志高才大。儼然潦倒江湖。甚是可惜。我想找到了他。同出關外。打成一個新局面呢。所以我想去訪了慕仁。他一定知道的。我多離奉天。要給鄭福慶弄玄虛的。他妬忌在心。巴不得我不去呢。我失了這根據地。倒有些不值。無功見他如此說。也不再堅留。只留了兩天。放他走路。後事如何。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大馬集與王家口。薰瘴不同器者也。此時苟合。故使讀者懷一疑障。將來自分曉。

時鴻運忘却本來面目。反輕視無功繼武。大概小人得志。一例如此。何足怪哉。何足怪哉。





寫六個人廝殺。從容不迫。有指揮若定功夫。筆墨亦輕鬆玲瓏。所謂嬉笑怒罵。皆成文章。又是一種寫法。

天時地利人和。繼武顛倒輕重。自是因時制宜之言。此一番宏論。直抵得錢江萬言書。



第二十一回 王家口暢飲齊心酒 大馬集高譚逆耳言

一六